

40 1978-2018 改革开放



常富尧是土生土长的通州人，退休前一直在通州文化馆工作。1987年馆里接到“北京市文艺集成办公室”的任务，要求在全县范围内大规模开展普查、采集、整理民间歌谣行动。20年间，常富尧不懈地挖掘整理，通州运河船工号子也得以入选首批北京市级“非遗”名录，常富尧也被称为“留住运河号子的人”。

通州文化馆收集运河号子词曲并推荐后者成为“非遗”

余音绕梁 运河号子别样响



起锚号 摇橹号 闯滩号 拉纤号……号子响连天

一杆笔 一台老式收音机 寻找通州独有的声音

75岁的常富尧腿脚利落，但是脑子不太好使。很多事情都必须记在本子上，连老朋友赵庆福去世的日子，也要翻翻本子核对一下。但他依然每天坐10站地，到通州文化馆“上班”——传达室小小的空间里，堆满大大小小的快递，但是有他的一张办公桌和一台电脑，齐着地根儿到窗台上都堆满书籍、照片、报纸、杂志、文件、材料，全是老人整理的运河号子的资料。最新版《通州运河船工号子》11月21日才整理完，老人不会电脑，厚厚的一摞都是手抄记谱，封面上写着：“赵庆福、王春荣、屈德全、杜世连、张世杰，张国厚演唱。常富尧采录、记谱。1987年—2018年。”

常富尧是土生土长的通州人，退休前一直在通州文化馆工作。1987年馆里接到“北京市文艺集成办公室”的任务，要求在全县范围内大规模开展普查、采集、整理民间歌谣行动。20年间，常富尧不懈地挖掘整理，通州运河船工号子也得以入选首批北京市级“非遗”名录，常富尧也被称为“留住运河号子的人”。

通州运河船工号子，专指北京通州到天津段，即北运河的船工号子。这段运河人工挖掘，水流宽阔平稳，不像长江黄河那样的大风大浪，因此北运河的船工号子“水稳号不急”，而且是通州的词儿，南方的调儿，嚎起来别有风味。

运河两岸人家很多都是靠船谋生，一大家族几家合买一条船，专跑北京到天津这一段。一趟来回一星期，北京到天津顺风顺水，3天准到；天津回北京，逆流而上，船工一路拉纤，得4天时间，鼓劲提神的运河船工号子由此产生。

那时候人穷，衣服舍不得下水，前面缅甸裤一裹，从后面看就是一群光着屁股的大老爷们。远远听见“嘿呦！嘿呦！”的船工号子，运河边劳作的大姑娘小媳妇赶紧远远避开，常富尧说，这叫“有礼的街道，无礼的河道”。

据常富尧介绍，领号人所喊的船工号子看似简单，其实门道非常多。开船的时候有起锚号，船行到水深处要有摇橹号，卸货或者装货的时候有出舱号和装舱号，船只搁浅时要有闯滩号，纤夫拉纤时要有拉纤号……林林总总不下十种。除了嗓门要大，喊号的船工还要有行船经验，喊得恰到好处就会事半功倍，船都搁浅了才想起来喊号子，那就是“欠抽”。船工号子中有一种“打篷”号，是扬帆起航时唱的，因为“帆”和“翻”同音，运河的船帮最忌讳“翻”字。船工赵庆福有一次忘了规矩，把“打篷”说成了“打帆”，结果被父亲抽了个大耳刮子，他回家找奶奶告状，老太太结实实给了他一句：“该！”

当年，记下那些曲调的笔记本已经泛黄发脆；馆里的年轻人正帮他把30年来录在磁带上的号子“搬”到电脑上，这样更方便保留和使用了。

常富尧的爷爷是富农，虽是高中毕业，依然回老家种地。可是，金子放哪儿都发光，有文化，打小儿又喜欢音乐，1978年，20出头的常富尧在田间地头创作了歌曲《夸婆婆》，当年刊登在《工农兵演唱》杂志上，这是他第一次发表作品，拿了18元稿费。彼时人在田头，名声在外。

1978年改革开放后，常富尧借调到通州文化馆音乐室工作，1986年创作了“运河组歌”，共7首，不仅在“第二届北京合唱节”上获了奖，还被央视拿了去，给运河风光片配乐。

1987年，上面来了任务，让文化馆的工作人员深入到田间村落，采集、记录即将消失的小曲小调、民间乐器、民间谚语等。

“当时任务急，收集民间歌曲只给了两个月的时间。这两个月我收集了100多首民歌，却独缺最应该有的、最能反映运河特色的民歌——运河号子。那时候运河已经断流50年了，船工们早就转了营生。”

交了任务之后，常富尧却时时放不下船工号子，“只有通州运河上的号子，才是通州独有的特产，不收集全了，跟后人没个交代。”于是，戴着草帽，揣着干粮，一杆钢笔，一个笔记本，一台老式的录音机，一辆沉重

的二八自行车，常富尧跑遍了运河两岸所有村落，逐村家访，挨家打听。赶上下雨，人淋着，却把录音机用塑料袋包好了，藏在身上。“王春荣、屈德全、杜世连、张世杰，张国厚，韩亮……先后录了10多个人，还是怕有遗漏。有人提醒我，去盐滩村寻寻吧，那是运河头，会使船的人，兴许就有会场的。”

就是在盐滩村，常富尧找到了赵庆福，“十几类号子，各种词儿，他都会唱。通州运河上有四大漕运船帮，都跟他有亲戚关系。他奶奶来自王家，程家的程景龙是他姨夫，屈家的屈德全是他姑父，他爷爷、他爸爸都是赵家的领号人——直管喊，不干活。他6岁上船，9岁学会了全套的运河号子。”寻到了赵庆福，常富尧觉得捞到了宝。

据常富尧介绍，通州运河的盛景谁也没见过，但是在船工一代代的嚎号中，他经常“看见”运河上那铺天盖地的一幕：“1万多艘漕船首尾衔接十几里，甚至一度堵船限行。运河号子响连天，此起彼伏、气势磅礴。靠岸而居的人形容这是‘十万八千嚎天鬼’，船工都是‘嚎天鬼’。”所以，在常富尧看来，“北京城是漂来的，也是一代代船工嚎来的。”

“那种拿命讨生活的声嘶力竭 生活安乐的现代人嚎不出来了”



常富尧(左)和赵庆福

“当时设备有限，单位没有配给我照相机，我录下了他们的声音，却没有留下他们的照片。到今年，所有朝我的录音机喊号的人都走了，赵庆福是最后一个。每每打开录音机，我就觉得特别对不起他们——怎么连个照片，也没给人家留下一张。”常富尧心里满是遗憾。

自1987年至2005年，常富尧一共整理出10种22首运河号子。而最初挨家挨户采集的那14首运河船工号子全部入选《中国民歌集成·北京卷》。2006年，在通州区文化馆的推荐下，通州运河船工号子入选首批北京市级“非遗”传承目录，时年75岁的赵庆福成为唯一的法定传承人，老人在古稀之年担任起传承的重任，如今，两个儿子、孙子、重孙女都会唱号子。每

每重孙女叫午睡的老爷爷起床时，都会高唱：“开船喽！”老人的长子赵义强则是近20所大中小学的课外辅导员，每周都要上课，讲述运河历史，教授运河号子。

2018年11月26日，因呼吸衰竭，87岁的赵庆福离世，千年的北运河从此失去了它最后的纤夫和喊号人。

真实的运河号子随着一代代船工的离世，最终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中。但是经过抢救，运河号子并没有因为漕运的丧失而成为千古的绝唱，那段鲜活的历史和底蕴深厚的运河文化得以活现和传承。如今，通州建立了运河漕运博物馆；开办漕运文化节；设立运河号子保护基金；成立“运河船工号子”表演团队，一年要有十来回在舞台上表演，上电视也是常有的事。

就像一盘菜放久了，没了锅气，常富尧也坦言：“词儿在，调儿也在，但是味儿差了，现在主要是展演，告诉大家曾经有过这种一种民间歌曲，就叫通州运河号子。毕竟那段水深火热的过往，我们都没有经历过，现如今，人民生活安乐幸福，那种拿命讨生活的声嘶力竭，现代人嚎不出来了。”

文/崔红



2009年6月13日文化遗产日，大家在央视演唱完《运河船工号子》后合影留念

前排左起：金跃进 赵庆福 张广奇 张平伟
后排左起：赵义军 赵宁 王鑫 丁强 常富尧 张连英 刘治国

